墨子閒詁

D仁13
503
1

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圖書
波43/1
文政所有物

墨子閒詁目錄

十五卷

附一卷

13
號卷
第五等一百九冊 錢物

墨子

光緒乙未冬蘄州毛上珍
聚珍版印成
詒澤署檢

目錄

語一	卷後
語二	
卷三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稍詭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尚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

網羅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
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
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絶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
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榛終古矣
國朝鎭洋畢氏始爲之注嗣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
闢奥窔粗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
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
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整紛
剔蠹甗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蓋
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
余何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
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
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卽
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一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
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
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徵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
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
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
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
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
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恉要矣經說上
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
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
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誼
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
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
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

文子公輸般相問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憯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劀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脩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菲薾然周季道術分裂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跬武千里其相非甯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

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詰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掇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叚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滕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叙通涂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讎覽旁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藏本明正統十年梁畢本亦據彼校定而不無舛漏顧校又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明槧諸本大氏皆祖藏本畢注略具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倭寶曆閒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

篇數尙完其冊端附校異文閒有可采惜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復以王觀察念孫尙書引之父子洪州倅願煊及年丈俞編修樾亾友戴茂才望所校參綜攷讀竊謂非儒以前諸篇誼恉詳焯畢王諸家校訓略備然亦不無遺失經說兵法諸篇文尤奧衍淩襍檢攬舊校疑滯殊眾釋覈有年用思略盡謹依經誼字例爲之詮釋至於訂補經說上下篇旁行句讀正兵法諸篇之譌文錯簡尤私心所竊自喜以爲不繆者輒就畢本更爲增定用遺來學昔許叔重注淮南王書題曰鴻烈閒詁據宋槧本淮南子閒詁及晁公武讀書志閒詁者發其疑悟詁者正其訓釋今於字證多遵許學故遂用題署亦以兩漢經儒本說經家法箋釋諸子固後學所睎慕而不能逮者也光緒十有九年歲在癸巳

十月瑞安孫詒讓序

墨子書舊多古字許君說文舉其弇綳二文今本並改易不見則其爲後人所竄定者殆不知凡幾蓋先秦諸子之譌舛不可讀未有甚於此書者今謹依爾雅說文正其訓故古文篆隸校其文字若尙同篇引術令卽書說命之俟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尙書不知術爲說之叚字遂據其文竄入大禹謨矣兼愛篇注召之邸虖池之瀆召之邸卽孫炎本爾雅釋地之昭餘祁昭餘祁亦卽周禮職方氏之昭餘祁今本召譌爲后其義不可解畢氏遂失其句讀矣非攻篇之不薔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畢氏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迓無罪八乎道路術徑

迂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壤坦折卽周禮瞽蔟氏之瞽今本迂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惬賙繆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蒜薪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蒜文亦卽伯益與漢書述尙書古文伯益字正合今本蒜薪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捝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譌作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罄鑫管證厥違迕宅若經說篇之蝡爲蚘虎爲霍兵法諸篇之幎爲順又爲類芑爲芸椑爲杯其岐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譌捝之文舊校精審者徑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與校寫旣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一 親士 脩身 所染 法儀 二 尚賢上 中 下 三 尚同上 中 下 七患 辭過 三辯 四 兼愛上 中 下 五 非攻上 中 下 六 節用上 中 下 節葬下 七 天志上 中 下 明鬼下 八 非命上 中 下 非儒下 九 非樂上 十 經上 下 經說上 下 大取 小取 耕柱 十一 貴義 公孟 十二 魯問 公輸 十三 備城門 備高臨 備梯 備水 備突 備穴 備蛾傅 十四 迎敵祠 旗幟 號令 十五 雜守

目錄一卷 篇目考 佚文 舊敘

附錄一卷 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學傳授攷 墨學通論 墨家諸子鉤沈

後語二卷 上 墨子緒聞 下 墨子閒詁

欽定四庫全書

大凡十有九卷

閒詁一卷
閒詁一卷 文 目錄一卷
閒詁十正卷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詒讓案畢說未塙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餘義亦似不當爲第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尚正與儒言相近遂移冠簡首耳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 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 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 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 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 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爲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君也尚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爲長卽訓爲君皆非征伐之謂詒讓案王說是也

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云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諮議案呂氏春秋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或作恥而尚不侵篇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同聶諮議案合諸侯不必云賢君畢說未允凡古字訓合者引申之皆有齊等之義此攝疑亦謂齊等言得上與中國賢君齊稱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畢云猶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俞樾云抑之言屈抑也抑而大醜與達名成功相對言於其國則抑而大醜於天下則達名成功正見其抑而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也畢云李善文選注注於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太上無敗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諮議案太上對其次爲文謂等之最居上者不論時代今古也畢引老子注義與此不相當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言以親士故能用其民也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畢云言不有荀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眾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疑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衹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上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因退從或體作衹又闕壞而作內畢氏遂據上句增入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雖襍庸民終無怨心畢云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爲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偪迫也偪臣謂貴臣權重迫君然此與諂下同舉而對舉之臣爲文則不當云偪臣偪疑佞之譌諂下傷上畢云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弗讀爲咈說文口部云咈違也周禮保氏鄭康成注云軍旅曰咈諮諮諏也諮諮諏謀也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崔譔云逆擊曰咈案諮洪頤煊謂諏同近是詳後畢云禮記云言容分議諮諮畢云支荷二字疑誤洪頤煊云延延長也支荷當是致敬之譌諮諮諮與諏諏同言分議者皆延延以念久長而致敬者又諏諏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諮之下也蘇云支荷二字疑

敬字之訛俞云支苟乃檮徹二字之民音說文禾部稺檮徹也徐鍇曰檮徹不伸之意然則檮徹者諮諮殆謂在下位者或爲上所淩壓而不得申亦必諮諮然自伸其意而後已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諮之下是也諮讓案洪謂苟爲敬字之譌是也而校支字則未搞以文義推之支疑當爲支形近而譌經說上篇圖規寫支也今本支亦誤支是其證敬讀爲儆支儆也苟卽敬之壞字國語楚語左史倚相見申公子亹曰唯子老耄故儆見以支儆子韋注云支夾也馬

可以長生保國王云馬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臣下重其齎

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畢云當爲瘖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

於深切不能言暗於今切諮讓案喑瘖字同晏子諫下篇云近臣嘿遠臣瘖又云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說苑正諫篇晏子云下無言則謂之喑喑卽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瘖也又穀梁文六年傳云瘖也不能言瘖字亦通

遠臣則唫范望太玄經注云唫猶喻也亦與吟同文選蘇武詩李善注引蒼頡篇云吟歎也漢書息夫躬傳顏師古注云唫古吟字畢云與噤音義同史記劇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唫古音戶藹反又音琴

怨結於民心蘇云喑唫心爲韻

諂諛在側善議障

塞蘇云側塞亦爲韻

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

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畢云歸讀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

有五錐說文金部云錐銳也釋名釋用器云錐利也此其銛說文刀部云刊銛也

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畢云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磨

錯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廣雅釋詁云錯磨也

并近竭招木近伐畢云招與喬音相近竭伐爲韻詁讓案畢說是也經說下篇橋衡之橋亦作招可證

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畢云灼暴爲韻俞云四近字皆先字之譌形相似而說詁讓案俞說是也意林引此二句近正作先言亦必是先字明矣先先篆書作㚔近字古文作㫃篆書作㫃

莊子山木篇亦云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暴蛇者螯以求雨不若黑螾南子齊俗訓云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螾許慎注云黑螾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春旱求雨暴巫聚蛇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抗亢聲類同莊子刻意篇云刻意尚行離世異

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釋文李
順云窮高曰亢蘇云抗猶抗直　孟賁之殺其勇也孟子公
孫丑僞
孫奭疏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
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史記范雎傳集解引許慎云孟
賁衛人案依世紀說則賁在
墨子後此文益後人所增竄西施之沈其美也蘇云案吳越
春秋逸篇云
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其言與此合是吳亡
西施亦死也墨子書記當時事必有据後世乃有五湖隨范
蠡之說誣矣詒讓案吳越春秋逸
文見楊慎丹鉛錄引修文殿御覽
吳起之裂其事也淮南子繆稱訓
云吳起刻削而車裂亦見氾論訓及韓詩外傳一呂氏春秋
執一篇高注史記本傳不云車裂蓋文不具畢云謂事功蘇
云墨子嘗見楚惠王而吳起之死當悼王二十一年上距惠
王之卒已五十一年疑墨子不及見此事此蓋門弟子之詞
也汪中說同詒讓案魯問篇墨子及見田齊大公和和受命
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祝非樂上篇
說齊康公與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雖
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則矣蘇說疚之
未審　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
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
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齊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
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
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說文
谷部云泉出通川爲谷爾雅釋
水云水注川曰谿注曰谷　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
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
作非

一水之源也云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裴
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抄引作非
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清只作原此
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王云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
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
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
作非一源之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
學記作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
水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亦
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傳寫誤
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千鎰之裘畢云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
以千益只作益文選注云賈逵國語

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諸讓案貴義篇本作千金非誤字畢說云君衣狐白裘淮南子說山訓云天下無一狐之白也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淮南子說山訓文晏子狐白之裘玄豹之茸衡傳顏注云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畢云惡讀如烏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俞云取不二字傳寫誤倒而字當在取同二字之上已當爲人已之已此文本云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同方謂同道也同已謂與已意同也聖人但取其與道同而不必其與已意同故曰夫惡有同方不取而取同已者乎傳寫錯誤遂不可讀畢曲爲之說非是案俞說近是蓋非乘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說文曰部云昭日明也中庸鄭注云昭昭猶耿耿小明也大水不潦潦畢云說文云潦雨大皃然此義與大火不燎燎王德不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清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畢云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遠也白虎通云垚此與上云王德不相冢疑上句者字當爲若若乃連讀爲更端之詞下三語卽承此言之其直如矢其平

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谷部云谿山瀆陝也俗作陜狹非畢云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俞云逝當爲遊俗書遊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字也曲禮注土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徐音流流淺與谿陝對文俞云逝當讀爲遶古字通也詩有秩之杜篇隧肯適我釋文曰噬韓詩作逝然則逝之通作遶猶逝之通作噬也成十五年左傳則決睢遶宋三遶杜預王逕注竝曰遶水迂遶淺與谿陝對文因民逝爲遶其義遂晦案王說近是境埳者畢云境埳當爲磽确磽石也見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境埳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湣澤不出宮中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湣厚也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畢云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俞云君子二字衍文也此蓋以戰雖有陳喪雖有禮二句起士雖有學一句若冠以君子二字則既言君子不必又言士矣焉總意林作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與今本

不同然有君子字郎無士字亦可知今本既言君子又言士之誤矣士雖有學與君子異而義同詒讓案說苑建本篇載孔子語與此略同君子假非衍文亦見家語六本篇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置與植通詩商頌那箋云置讀曰植方言云植立也俞云者衍字也下文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上句竝無者字是其證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曲禮云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穎達疏云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案古多稱父母爲親戚詳兼愛下篇此則似通內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爾雅釋詁云業事也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畢讀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之畢本譌于今據道藏本正王校同畢云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王云譖慝即讒匿匿億二十八年左傳閻敖讒匿之口是也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譖人貓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睽之賁云批捍之言我心不快批扞即批捍也畢云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忮忮也忮忮也王云忮忮也忮忮也忮忮也

地官敎官鄭衆注云訓讀爲馴訓順與爾雅釋訓義同謂出口者皆典雅之言暢之四支云肥體四肥也或作肢支卽肢之省易坤文言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孔穎達疏云四支猶言手足接之肌膚小雅廣詁云接達也亦與挾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文挾皆作接俗作浹義並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疾固高注云捷養也案捷接字亦通高失其義華髮隳顚道藏本顚作巔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畢云隳字當爲墮詁讓案說文髟部云鬌髮墮也頁部云顚頂也墮與鬌髮通墮顚卽禿頂新序楪事篇云齊宣王謂閭丘卬曰士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亦華髮墮顚而後可用耳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破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俞云徧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獻于三尸今文辯皆作徧是辯與徧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云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說文云禾木之曲頭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危也言木本不固者其末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確詁又

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雄而不脩者畢云雄猶勇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云舊本耒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云猶圖謀也春秋傳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無察畢云彼當爲俾形近而誤上云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反其路者也路當爲務卽冢上務爲智務爲察而言謂違反其所有則此反墨王之務此義與彼同畢讀在身而惰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失之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秋隱十年經

伐戴穀染作伐載釋名釋姿容云戴載也載
也畢云忘名忽爲思利壽爲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
隸習

所染第三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篇中言
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子爲墨子弟子
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汪中
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
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詒讓案此篇固
不出墨子但中山尚疑即桓公正與墨子相及蘇說未審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廣雅釋器云蒼青也染於黃
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
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
可以黃可以黑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
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
緇鄭注云玄其六入之頗三染謂之纁必漬其證言五入畢而爲
義朋黨篇引畢作必是
五色也高誘云一入一色畢云一本無必字而已則爲五色矣
畢云呂氏春秋無則字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

慎也治要作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
越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

舜染於許由高誘云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畢云高誘注呂
氏春秋云伯陽盍老子也舜時師之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聃也詒讓案呂氏春秋
本味篇云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注云伯陽續耳皆賢人
堯用之以成功也御覽八十一引尸子云舜事親養老爲天
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耳伯陽東不識秦不空
皆一國之賢者也陶潛聖賢羣輔錄引皇甫謐逸士傳舜友
七子亦有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晉伯陽漢書古今人表作
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楊此伯陽自是舜時賢
人高以爲老子繆

禹染於皐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高誘云仲虺居薛爲湯之
左相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高誘云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

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高誘云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
人必稱此四王者高誘云稱美其德以爲喻也夏桀染於干辛畢云呂氏春秋云夏
桀染於羊辛又慎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
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辛斯干今人

表云干辛崇侯與之爲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詔讓案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桀用羊辛漢書顏注云干莘桀之勇人也抱朴子良規篇亦作干辛 推哆 畢云本書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雅侈詔讓案推哆晏子春秋諫上篇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韓子說疑篇又作侯侈淮南子主術訓又作推移淮南子脩務訓抱朴子良規篇作推哆與此同 殷紂 案殷本紀云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供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來 **王染於厲公長父** 治要作夫誤畢云呂氏春秋厲作虢注云引墨子作虢公長父呂氏春秋當染篇厲王染於虢公長父虢榮二卿七淫云案荀子成相篇楊倞注虢即虢字之譌今本作厲字又後人所改蘇云厲及虢君謚詔讓案荀子成相篇云堯公長父之難厲王流於彘楊注引此云虢公與堯公不同不知堯是或曰堯公長父即詩云皇父也堯或作郭案荀子別本作郭與呂覽合是也虢郭古通洪以虢爲虢之譌亦近是蘇以厲爲虢公謚未搞竹書紀年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後漢書東夷傳作虢仲今本紀年出於撫拾未知足據否 **榮夷終** 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厲王說榮夷公爲卿士韋注云榮國名夷謚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榮伯之後

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夫也夷公益榮伯之後畢云察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終或榮夷公名 **幽王染於傅公夷** 治要作幾有傳氏注曰傳氏狸姓也在周爲傅氏

蔡公穀 畢云蔡一本作祭案高誘謂虢公穀呂覽作祭公敦是否蘇云蔡公穀呂覽作祭公敦祭公敦詒讓是祭爲周畿內國周公之後也祭伯來者即其後也若蔡當幽王時唯有釐侯所事不聞更有名穀者案蘇說是也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 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僇辱也僇治要作戮畢云此戮字假音 **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 舊本稱下挩此字今據道藏本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當染亦同高誘云稱其惡以爲戒也 **齊桓染於鬲狐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 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春秋當染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王云高當爲鬲字形與高相近因誤爲高賈子過秦篇據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億丈之竿今本竿譌作章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郤

偃卻郭之譌非卻郭氏之卻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梁玉繩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詩駉篇毛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郭偃之爲高偃猶郭門之爲皐門也 **楚莊染於孫叔** 左宣十一年傳楚令尹爲艾獵城沂孔顥達疏引服虔云艾獵爲賈之子孫叔敖也洪适隸釋漢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君諱儀字叔敖不知何據 **沈尹** 畢云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能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則思之鄙人有沈尹茅者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申巫楚大夫新序作沈尹筮案申尹莖巫筮皆字之誤詁讓案呂氏春秋察傳篇又作沈尹筮字形並相近未知敦爲正也至余知古諸宮舊事作沈尹莖呂氏春秋去宥篇攷之乃楚威王臣蓋說并爲一也 **吳闔閭染於伍員** 閻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並作闔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淮南子泰族訓吳越春秋同 **文義** 當染作文之儀畢云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云之斯專諸史記云設諸音之緩急 **越句踐染於范蠡** 高誘云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 **大夫種** 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詁讓案文選豪士賦李注引吳越春秋云文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太平寰宇記說同呂覽注鄒郎之譌此五君者所染當舊校者字今據治要增與呂氏春秋合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治要無功字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 治要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長作張胜作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詁讓案左哀五年傳荀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相入此長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姓漢書藝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族生乃范氏之賢臣朔并死范氏之難與此書異或所聞不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畢云呂氏春秋作黃藉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系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詁讓案呂覽注荀子當作荀文子郎寅謚也見定八年左傳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 雒畢校改雄云舊誤傳吳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雜言篇作公孫雒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按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

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是矣顧炎武校同王云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雒誤爲雄因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並作雒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額額卽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雒益明矣 太宰嚭 定四年左傳云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詒讓案嚭爲伯州犂孫史記吳世家越絕書吳越春秋吐預春秋釋例說並同唯高誘呂氏春秋當染重言兩篇注以爲州犂之子誤也國語吳語韋注誤與高同 知伯搖 樂於智

國張武 畢云搖一本作瑤詒讓案呂氏春秋當染亦作瑤高誘注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其家臣國語晉語云三卿宴於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韋注云伯國晉大夫知氏之族左哀二十三年傳晉荀瑤伐齊將戰長武子請卜杜注云武子晉大夫案知國張武蓋卽伯國長武子也長張字通淮南子人閒訓云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 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 畢云偃呂氏春秋作檀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蘇云中山爲魏之別封非春秋時之鮮虞也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至赧王二十年爲趙武靈王所滅其君有武公桓公見世本此名尚者當爲最後之君詒讓

案中山卽春秋之鮮虞左傳定四年始見於傳其初亡於魏文侯十七年使樂羊圍中山三年滅之以其地封子擊後擊立爲太子改封次子摯摯後中山復國又亡於趙則惠文王四年滅之並見史記魏趙世家及樂毅傳隰水經滹水酈道元注及太平御覽百六十一引十三州志並謂中山桓公爲魏所滅則尚或卽桓公墨子猶及見之高誘以爲魏別封非也至列子仲尼篇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審爲篇淮南子道應訓並云魏中山公子牟高誘張湛皆謂魏伐中山以邑子牟然魏牟與趙平原君秦魏丹范雎同時其時中山久趙已久安得尚屬魏則牟所封必非鮮虞之中山而尚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子牟爲魏文侯子蓋揑牟與摯爲一人其說尤謬則楊倞已疑之矣畢引高說而不審按其時代亦其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 佃道藏本作佃非畢云呂氏春秋作宋康王此疑挩一王字荀子王霸篇又作宋獻佃不禮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此則羣臣畏矣非無幾何宋君殺唐鞅荀子解蔽篇亦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又云唐

鞅戮於宋皆其事也史記趙世家載趙主父使田不禮相太
子章後爲李兌所殺事當宋康之末年或即一人先仕宋而
後仕趙與蘇云宋康之亡當楚頃襄王十一年上去楚惠王
之卒一百四十三年此不獨與墨子時世不值且與中山之
亡相距止數年而皆在孟子之後孟子言方千里者九則中
山未亡言宋王行仁政則宋亦未亡若此書爲墨子自著則
墨子時世更在孟子之後不知孟子之闢墨子正在墨學方盛之時其必不然也審矣 此六君者所染

不當故國家殘亡 畢云家呂氏春秋作皆 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
類 荀子禮論篇云先祖者類之本也楊注云君臣離散民人
類種也逸周書嘗麥篇云殷無類於冀州 畢云擾擾字之
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 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
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 廣雅釋詁云理道也 行理性於染
當 畢云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詁 讓案治要及呂氏春秋並作生 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 高誘
云論猶擇也 而佚於治官 佚治要作逸 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
意然國逾危身逾辱 逾治要並作愈呂氏春秋後
當染同高誘云愈益也 此六君者非

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 高誘云不知所從染
者所染不當也 高誘云不知所行之要約也 不知要
至篇末與呂氏春秋當染篇文絕異 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
安名曰榮處官得其理矣 畢云理猶治詁 讓案理亦道也 則段干木 畢云呂氏春秋
又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于子夏史記老子傳集解云
段干是魏邑名也魏世家有段干木益因邑爲
姓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 禽子 許公
畢云呂氏春秋云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 傳說之徒 傳說
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于
見尚賢中篇此與段干
並舉似不類疑後人所
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
又子道篇楊注云奮振矜
注云比近
也周密也 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曰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
易牙豎刀之徒是也 蘇云春秋時子西有三一爲鄭公孫夏
一爲楚鬬宜申一爲楚公子申並所舉

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犧榦也儀與犧音相近又訓文云儀度也亦通訓讓案爾雅釋詁云儀犧也與說文犧說解同管子形勢解篇云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此篇所論亦法度之義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舊本拢今據羣書治要增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詁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準者中繩此義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即此義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垂無五者詁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蓋本有五者而拢其一與巧者能中之畢云說文云攻巧也索隱云史記索隱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畢云說文云仿依也放與仿同仿相似也猶已畢云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字下同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

蓋闕宜申也畢云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刁者貂省文舊作刁非玉篇云刁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詁讓案論語憲問篇或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集解馬融云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此子西或亦斥楚公子申歟說未篇易牙豎刁荀見公羊僖十八年傳左僖二年傳作寺人貂杜注云寺人奄官豎貂也貂刁字通詩曰必擇所堪畢云堪當爲湛字假音王云媒訓爲樂與染義無涉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說文作濸云漬也月令湛熾必絜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漬也立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染也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王注曰稍漬爲漸汙變爲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諫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糞壤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忘求所湛說苑雜言篇曰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

案王說是也蘇云此蓋逸詩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畢云法說文作灋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

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當與嘗通嘗試也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學謂師也天下之爲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下舊有而可二字王云既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

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治要知天下有之字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小治要作小大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畢云當云牛羊豢犬豬畢云說文云犓以芻菽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王引之云犓則供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蘇云案犓乃芻豢二字誤合爲一者畢云潔字正作絜說文云絜稷也案稻餅也然則絜盛之字作盦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夫奚說不欲人之相愛而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相愛相利而天必福之夫奚說不欲人之相愛而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

以知天欲人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王云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正與是以知相應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舊脫愛字以意增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王云率當爲帥廣雅釋詁云帥導也天下諸侯皆賓事之廣雅釋詁云賓敬也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廣雅釋詁云詬罵也左昭十三年傳楚靈王投龜詬天而呼釋文云詬罵辱也其賊人多與上文其賊人多其賊舊本作賊其利人多故天禍之相對案俞校是也今據乙故天禍之使遂與隊通易震遂泥釋文云遂荀本作隊俗作墜義同淮南子天文訓高注云身死爲僇於天下僇治要作戮大學辟則爲天下僇矣孔穎達疏云僇謂刑僇也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以下二篇皆簡用之作 篇所論之條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畢云作竟通言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僥舊本持作待持祿待愛僥皆與要引待作持下同僥王云待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其交皆爲己而不爲國家也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事爲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養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憂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禱無愛玉今本愛誤作憂隸書交字或作文與反相似而譌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爲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以相羣居以相持養議兵篇高爵豐

疑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申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必云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恙郎養之民字古同聲而通用莊子至樂篇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養當讀爲恙爾雅釋詁恙憂也故與歡爲對文也此云仕者持祿游者恙恙交恙當讀爲養後人不達假借之旨引爾雅恙憂之訓以釋之遂有改其字作憂者而墨子原文不可復見矣詁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俊卽交字通今從治要正管子七臣七主篇云好俊友而行私請又明法篇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俊而不求用明法解云羣臣相推以美名卽假以功伐務多其俊而不爲主用並以俊爲交此云愛俊猶管子云好俊務俊也諱非子三守篇云羣臣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並云持祿與此書同而合荀容以之持祿養交之文則與此書微異俞校必欲改憂爲恙以傳合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咈段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咈違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注云拂違也作咈案咈正字拂段字假借字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僞孔傳云咈戾也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土句信字舊本誤言又無兩者字今據羣書治要補正六患也畜種菽粟畜治要作蓄字通畢云菽正爲未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詁讓案羣書治要亦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畢云國稷爲韻詁讓案無疑當爲亡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畢云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畢云仰殃爲韻此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畢云食養爲韻故民無食則不可事畢云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力舊本作立詁讓案畢本誤今據道藏本及明刻本正詳後云立節爲韻也凡飲食入於口曰衛不盡收則不盡衛白虎通義諫諍篇云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畢云主衛爲韻王云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節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主

在厚部御在御部則主御非韻畢未能了然於古音之界限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非韻而以爲韻若一一辯正徒煩筆墨故發凡於此以例其餘明於三代兩漢之音者自能辨之也

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　俞云按旱者不雨也不得爲二穀不收之名疑旱乃罕字之誤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罕饉也罕也皆稀少之謂饉猶僅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穀不升謂之罕其義正一律矣　**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　畢云漢書食貨志云負擔餽饟師古曰餽與饋通鄭注月令曰匱乏也是也　王云須餽餉不得謂之餽畢說非郤說云太平御覽引作飢饉字又畢本此下增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云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孰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王云既言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藝文類聚百穀部引墨子五穀不孰謂之大侵者乃涉上文引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侵而衍故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百穀部一引墨子皆無此八字墨子所記本與穀梁傳不同不可強合也下文饑則盡無祿畢依類聚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御覽所無郤讓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孰八字**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三飢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　稟食謂有稍食而無祿也說文亩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士鄭注云食稍食也又宮正注云稍食　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　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五鼎則少牢也以禮經攷之蓋羊一豕二倫膚三魚四腊五五者各一鼎徹其三者去其牢肉則唯食魚腊不特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鶩鶉二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牲大荒不特殺則不止不備而已　**大夫徹縣**　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鄭注謂左右縣也士不入學**　周書糴匡篇云成年餘子務藝也　**君朝之衣不革制**　君朝之衣天子皮弁服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司服云祑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

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又凡甸冠弁服注云冠弁委貌其服
縞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也周書大匡
篇云大荒祭服敝不制朝服輕於祭服不制明矣蘇云革改也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畢云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王云雍食當爲雍飧周官外饔凡賓客之飧饔饔食之事鄭注曰飧客始至之禮饔餼既將幣之禮餼飧饔即饔餼也饔雍古字通詁讓案王說是也羅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盛牛饑則勸而不賓大荒賓旅設位有賜與此略同徹驂騑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延道不除范甯注云延內道路不修除也畢云塗俗寫从土本書非玫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菑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畢云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井讀如阱詁讓案阱不當云汲畢說其母必從而道之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疚於隊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疚於隊當作此疚重於隊其子疚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者爲尤重也今本顛倒不成文義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其可無察邪故時年歲善畢云說文云季

穀熟也故曰時季詁讓案年歲連讀年即歲也畢非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俞云按疾之者寡食之者衆則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故歲無豐也當爲寡爲作爲者疾則不可通矣盬後人據大學以改之而不知其非也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禮記坊記鄭注云先民謂上古之君也書伊訓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古賢人也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詁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與此書所言正合王充論衡感虛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是古書本有二說也

此其離凶餓甚矣 畢云離讀如羅詒讓案凶餓當作凶饑即家上三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 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 倉舊本譌食俞云按食乃倉字之誤倉無備粟與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失其旨矣下文云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食字即此文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食也案俞說是也今據正 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 要離殺吳王子慶忌見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云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春秋闔閭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鬻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蘇云去下據七文當說備字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 王引之云槩敵謂之待魯語邵大儀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云待禦也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 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 畢云實爪守爲韻 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 周書命訓篇云極賞則民貴其上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槨 畢云舊作槨俗寫 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 畢云當爲謝臺謝甚高楊倞曰謝榭也荀子王霸云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 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 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 畢云離讀如羅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

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蓋夏教故義略同詒讓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敘云墨子著書稱夏箴與周書文傳篇同而今本挩之此書當亦稱夏箴與周書文傳篇同而今本挩之

辭過第六

畢云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詒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羣書治要引并入

人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畢云舊脫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畢云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詒讓案趙毅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穴上疑挩一字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制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作爲宮室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人覽引作制曰室高足以辟潤濕謂堂基之高舊本挩之詒讓案治要補辟治要長短經並作避濕字治要無畢云辟避字假音邊足以圉風寒

畢云邊太平御覽引作中非圉李善注左思賦引作御太平御覽引作禦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王引之云待禦也節用篇待作圉圉即禦字也宮牆之高禮記儒行鄭注云宮謂牆垣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畢云謹塵字假音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舊本挩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此下舊接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畢云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脩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蘇云正同征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道藏本則民作民民則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本此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文弨云當在此畢據移正王云作斂與籍斂同籍古讀若昨箇用上篇其籍斂厚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治要作使上二字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治要作使身誤辟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長短經作故天下之人無可得而治四字財用可得而足長短經有也字當今

之主長短經作王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治要長短經並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畢云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下有而字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振舊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故國貧而民難治也長短經治作理蓋避唐諱改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實治要作誠當爲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云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畢云茭乾芻也玉云衣皮葰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說文云當猶則也文茭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茭尚賢篇曰傅說被褐帶索謂草索也此言帶茭猶彼言帶索矣詩讓案禮運說上古云未有麻絲衣其猶皮帶也服之綏帶傳云綏帶者繩帶也冬則不輕而温長短經作煖案下文輕煖常見似是夏則不輕而清曲禮冬温而夏清釋文云清七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說文欠部云清寒也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温清二字誤故作誨婦人短

經作上有聖人二字與下文同但上已云聖王則此不當重復恐不足據治絲麻畢云治下舊有云四十八字移前梱布絹畢云梱字當爲稛說文云槀束也詩讓案非樂上作細布縿非命下作稛布縿此稛或當爲梱亦稛之民字絹當爲綃綃與繰通故彼二篇又誤縿詩非樂篇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說文糸部云練湅綃也綃帛也畢云中讀去聲詩讓案畢說非也中即中衣凡上服以內帛即素也詩唐風揚之水孔頴達疏云中衣者朝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儀禮聘禮賈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褐身有禪衫又有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褐衣褐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案褐衣亦通謂之中衣冬或服裘或服袍襦皆有中衣節用中篇云冬服紺緅之衣足以爲輕且煖足以爲輕且煖畢云文選詁讓案後文煖字兩見說文火部煖煙也訓温也長短經作煖即以絺綌爲中衣者丙衣通得謂之中也足以爲輕且清舊本拯煖至且十二字畢本據北堂書鈔增煖夏則絺綌輕且七字王云夏則絺綌輕且清本作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

青與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對文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引作冬則練帛輕且煖是也若下二句內獨少之中足以爲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省文也若下二句引上下皆有此五字則與上二句不對矣羣書治要所引上下皆有此五字當據補詒讓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云夏則絺綌足以爲輕清亦有足以爲三字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舊本脫之字今據治要補適身體和肌膚畢云北堂書鈔引云而足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觀愚民也長短經非下有以字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也得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要同案當爲惑之誤也治要長短經引儉上有用字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贍高誘曰贍足也贍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不然謂非常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顏注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並誤

兵革不頓襄四年左傳甲兵不頓杜注云頓壞也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今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煖下同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到作衣之俞云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詒讓案長短經正作以爲文彩靡曼之衣今據乙小爾雅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媮食顏注云靡輕靡也文選七發李注云曼輕細也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珮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爲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治要作以身服之此非云盆煖之情也俞云青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盆者有益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盆煖之情猶此獨言煖者衣固以煖爲主耳單財勞力單亦盡也舊本挩今據治要增以此觀之以長短經作由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長短經下

有也字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無好字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治要無特字素食而分處素食謂食草木菅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蓏素食當十石素疏之假字淮南子主術訓云夏取果蓏秋畜疏食疏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鄭此素食也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云古只作埶說文云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爲食也以適味充虛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治要無作字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蒸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烝火也治要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炙作庖鼈作鱉貫之火上

前方丈畢本作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七命及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所引改美食方丈二字與上文相複畢改非也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案畢據文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此即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芻豢以下十七字乃是約舉其詞不得據彼以改此也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前則方丈句法較爲完足詔讓案孟子盡心篇云食前方丈趙岐注云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畢云飾若覆食之幕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濕也洪云案飾饐當作餲饐爾雅釋器食饐謂之餲郭璞注飯臭論語鄉黨食饐而餲孔注饐臭味變也飾本作餲餲孔字形相近俞說同張文虎云覆食之幕義不當爲飾飾饐聲書治要引作餲饐是也玉藻川中而餲注云餲食朝之餘也論語鄭注云食餘曰餲餲饐者謂食餘而致壞也詔讓案洪說近是飾治要作餲則疑酸之借字尚子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楊注云酸暑泥之酸氣也於此義亦得通張望文生訓不足據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畢云當爲餒說文云餒饑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畢云當爲餒說文云餒饑

也雖欲無亂畢云舊脫雖字據太平御覽增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
其亂實治要作誠治上王校增之字當爲食飲當作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
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
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畢云全太平御覽引作完諸可以
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
急而行令治要作禁法上舊本有故字王云上故字涉下故字而衍羣書治要無民不勞而上足
用畢云上舊作止一本如此治要亦作上注下治要有以字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
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全治要亦作完具下有矣字必厚作
斂於百姓以飾舟車治要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
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
民饑治要作飢下同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

並至故爲姦衰治要作邪姦衰多則刑罰深此句首舊本無姦衰二字王云舊本兩姦衰脫其一則義不可通今據羣書治要補刑罰深則國亂治要國上衍罔字畢云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凡回於天地之間回字譌蘇云當作同亦未搞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
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
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
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
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私謂妾媵私人顧云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古聖王畜私不傷行
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
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畢云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

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
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
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
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
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畢云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治讓案此篇所論蓋非樂之餘義

程繁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論讓案公孟篇亦作程子學者問於子墨子曰夫
子曰舊本無此三字王云當有夫子曰三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是其證
子曰案王說是也今據增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鐘鼓
謂金奏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

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孔疏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樂亦有鐘鼓攷賈子新書審微篇云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公羊隱五年何注引魯詩傳云大夫士月琴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無大夫士制此書義蓋與魯詩春秋緯說同略農夫春耕夏耘畢云耘當爲芸芸除苗間穢也若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畢云古只作臧

息於聆缶之樂畢云也缶是畚字之壞王云今本墨子作聆缶者聆乃聆字之譌聆即瓾字也但移瓦於左移令於右耳北堂書鈔樂部七缶下鈔本太平御覽樂部三及二十二缶下引墨子並作吟缶吟亦譌作聆諸類書譌作吟諸者後人不知吟爲聆之譌遂改吟缶爲吟謠耳上文云竽瑟聆缶皆樂器也淮南精神篇卽益拊瓾而和而歌益卽缶也若吟謠則非樂器不得言吟謠之樂矣詒讓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瓾罌也似餅者又缶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之缶爾雅釋器同郭注云盆也史記李斯傳云擊甕叩瓾真秦之聲也瓾卽缶之俗今夫子曰聖王不

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 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 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俞云非字衍文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 畢云茅茨舊作第今據太平御覽改 方言云稅舍車也通宋陳魏之閒謂之稅郭璞注云稅猶脫也

不稅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 俞云非字衍文 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 畢云茅茨舊作第今據太平御覽改 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儉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然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達第期之義而臆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而闕其疑 詒讓案俞說非也若第期專以樂言則下文不當云且以爲禮畢校不誤詩小雅甫田鄭箋云茨屋蓋也孔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 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 蘇云案列女傳云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吾聞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 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 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七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詒讓案道藏本雖亦有挩文然尚有自作樂

命曰九招七字則未全挩也風俗通義聲音篇云湯作護護言救民也藝文類聚帝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隱五年何注云殷曰大護殷時民樂大其護己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夢漢書禮樂志同護夢字亦通九招即書皐陶謨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嚳作九招之樂呂氏春秋仲夏紀大荒西經云啟始歌九招周禮大司樂作九磬招韶磬字並通 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 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詒讓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子下管象鄭注云象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汋樂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酌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樂周禮大司樂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蓋舞名非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事大武之樂亦爲象傳合武象爲一非也至此書云武王作象與董鄭諸儒說同呂氏春秋古樂篇謂象爲周公作左襄二十九年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杜注

云象節舞所執文王之樂杜預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詩周頌疏引服虔說並同益皆傳聞之異

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吾是也上文云湯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即其證今本脫去又自作樂四字則義不可通困學紀聞所引已同今本書傳中騶虞字多作騶吾故困學紀聞詩類引墨子尚作騶吾今作騶虞者後人依經典改之詒讓案鈔本御覽樂部三引此書騶虞又作騶吾字並通詩召南有騶虞篇蓋作於成王時故墨子以爲成王之樂凡詩皆可入樂也周禮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

命與令義同蘇云此疑當作多

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此下有闕文誤字多寡之此疑當作多者

寡之言此物病其多者則務寡之

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

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

畢云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利然人饑知食不足爲智若因饑知食而謂之爲智則所知甚淺固爲無智矣以喻聖王雖作樂而少猶之無樂也末句無下似無挽字

墨子閒詁卷二

瑞安孫詒讓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康成書贊云尚者上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今者舊本作古者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者義見下文詒讓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諸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天子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卿大夫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詒讓案事使義同漢書高帝紀

如洁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訛字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后羣書治要作後下同）將可得而眾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畢云佐當爲左鉏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眾也（后道藏本作後）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舊本挽也字今據治要補）言曰不義不富不貴不義不貴不親不義不近（治要不富不貴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

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衍不避疏義見上下文治要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舊本作近治要字涉上文而誤近當爲遠不辟遠見下文治要案王說是也今據正蓋故書本衍一近字後人誤刪遠存近遂不可通）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遂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卽下四鄙鄙都鄙縣鄙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杜子春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門庭庶子（說文广部云庭宮中也周禮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眾注云庶子宿衛之官鄭康成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案士庶子卽公族及卿大夫之子宿衛宮中者也新序雜事一云楚莊王中庶子曰臣尚衣冠御郎十三年矣蓋凡宿衛位署皆在路寢內外朝門

庭之閒故此書謂之門庭庶子新序云御郎郎謂郎門卽路寢門也凡宿衛子弟已命者謂之士未命者謂之庶子說詳周禮鄉大夫鄭注漢書劉向傳正義國中之眾周禮鄉大夫鄭注云國中城郭中也四鄙之萌人顏注云萌與甿同無知之貌管子山國軌篇尹注云萌田民也一切經音義云萌古文氓同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索隱云萌一作甿說文民部云氓民也讀若盲又氓字之假音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畢云富舊作異一本如此有高牆深宮牆立既疑當作宮牆既立宮字涉上而捝既立又誤作立既遂不可通謹上爲鑒一門謹上疑當爲謹此卽謹過篇云謹此則止謹止爲鑒一門謹與僅通言於牆閒纔開一門不敢多爲門戶也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畢云自人言所從入之門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小爾雅廣詁云列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能則舉之高予之齊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禮記樂記鄭注云斷決也謂其令必行曰齊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治要無此二字以德就列以官服事周禮司論語子張篇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澱與淀古字通殿之與定猶澱之與淀也詩采菽篇毀天下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徹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終治要作恒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治要亦作避畢云辟讀如辟舉之辟俞云說非也豈有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惟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有由辟焉鄭注曰

辟讀爲弼此辟字或從鄭讀亦通 此若言之謂也 王云若亦此也古人自有複語管子山國軌篇曰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此若言曷謂也此書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 畢云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詒讓案文選曲水詩序李注引帝王世紀云堯求賢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玄云負夏衛地孟子離婁篇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遏注云諸馮負夏皆地名負海也案服澤疑即負夏遏必有所本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 畢云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 蘇云成與平爲韻 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 史記殷本紀阿衡欲幷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畢云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 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 書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

閎泰氏天顛名詩周南兎罝序云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兎罝兎罟也畢云事未詳或以詩兎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時即賦閎天泰顛事古書傳未經翟必有據蘇云罝即詩所謂兎罝當爲閎天而作泰顛者亦合迨馬融注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爲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克殷篇亦然若使果爲二人豈容都不道及是顛即望無疑也詒讓案罝罔非也太顛即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謬說說詳鄭君奭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馬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又有尚父尤其據證吳說不足據蘇從之僞矣 授之政西土服 蘇云服與得爲韻 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爲惕尚書盤庚篇不惕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即敬懼而惕文義已足非有脫文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 意疑當爲憙形近借字而誤憙正字德段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 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予猶使臣也使弟猶使承嗣

也盧注云承嗣謂冢子也孔廣森云承丞也左傳曰請承嗣讀爲司丞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臣則私臣自所謂除也可以子視之詒讓案孔說是也此云輔相承嗣中篇云承嗣輔佐承嗣亦皆非嗣子承當與文王世子師保疑丞之丞同大戴禮記保傅篇以道充瑀承爲四聖云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書益稷欽四鄰孔疏引鄭康成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文王世子孔疏引尚書大傳承作丞此承義並與彼同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舊本作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王云羣書治要引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美彰對文今本脫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王引之云尚與儻同詒讓案尚疑與上同下篇云上欲中聖人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畢云故一本作胡蘇云胡見一作胡一作故盧云當云尚賢之爲政本王云盧說非也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與此文同一例則不得倒之字於爲政上矣故與胡同故下文又曰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管子後廢篇公將有行故不迭公亦以故爲胡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愚下依上文亦當有且字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俞云相率而爲賢絕句者字乃是字之誤屬下讀惟其相率而爲賢是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也兩句皆用是

以字古人行文不避重複今誤作相率而爲賢者則是民之相率爲賢以賢者衆而不自者寡之故於義不可通矣此謂進賢畢云謂一本作爲詔讓案進賢依上文當作尚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愼予官此謂事能事與使同詳上篇上文作使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詔讓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俞樾舊本作

饑今依道藏本正將養其萬民俞云將當作持持養乃古人恆言詳見七患篇此作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命上篇將養老弱亦持養之誤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王云外有以三字涉上文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日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懷賢皆內事非外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詳親士篇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王云曰者有之壤字也若法此法也言既有此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倒猶然俞云王非也曰字乃云字之誤云者有也說見辭過篇既云若法即既有此法淺人不達云字之義謂是云曰之云疑本書皆用曰字此不當用云字故改云作曰耳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齊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

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

邶誨女予爵 舊本爵誤爲爲盧以意改爲序慶舉從之王云爲爵之爵重予之祿下文言今王公大人之用賢高予之爵而祿不從此引詩誨女予爵正與上下文予字同義則不得改予爲序矣毛詩作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今墨子兩爾字皆作女序作予誰作孰逝作鮮以作用是墨子所見詩固有異文也詁讓案王說是也王應麟詩攷引亦作序爵盧蒲兼據彼文然王攷多以意改□未必宋本予果作序也今不據改毛詩大雅桑柔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鄭箋云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共爲之當如手執能執熱鮮不用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則此語古者國君輔佐之人也上文所云逝詩攷引孰作誰蓋亦王氏所改孫云案孰作誰鮮作逝用作以

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王云善謂善待此承嗣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也善上不當有執字蓋涉上下文執熱而衍詁讓案王說非也執猶親密也曲禮云故嫚侮不親乎黃帝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云齊嫁不售流奔莫執執蓋與親義相近此執善亦言親善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

焉爾雅釋詁云休息也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 唯舊本作惟今據王校改毋畢本改毋云毋讀如貫貫習之貫王云畢改非也毋語詞耳本無意義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者唯得賢人而使之也若讀毋爲貫習之貫則文不成義矣下篇曰今唯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使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又曰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賞之所賞則眾之所非上唯毋立而爲政乎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下篇曰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非攻中篇曰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興師以攻伐鄰國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節用上篇曰且大人唯毋興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節葬下篇曰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

者言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天志中篇曰故唯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非樂上篇曰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又曰今王公大人唯毋爲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今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今唯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今唯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繩以上諸篇其字或作毋或作無皆是語詞非有實義也孟康注漢書貨殖傳曰無發聲助也管子立政九敗解篇曰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生皆全其生而生又養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林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則必易之以大官尊位尊爵重祿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人君唯毋聽則羣臣皆相爲請人君唯無聽詔諛飾過之言則敗以上諸條其字或作毋或作無並與墨子同義案

王說是也洪說同蘇說同疑毋爲務字之假借非般賚以貴之畢云般讀如頒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畢云當爲寧經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效人謂效古人之爲政也高予之賚而祿不從也夫高賚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漢書薛宣朱博傳贊假借用權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云使其臣如藉畢云古宋祁校云借藉該謂本作藉字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從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於政者畢云貪舊作食一本如此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

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國語齊語云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王引之云賈子道術篇云親愛利子謂之慈子愛利親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莊子漁父篇曰事親則慈孝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節度義同非命上篇云男女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上文云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王引之云雖即唯也古字通 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云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爲抮抮抶抮非命篇作失抶說文抶有所失也已此故也畢云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物猶事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呂氏春秋不苟篇與良宰遺之高注云宰謂膳夫也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王云未知當作未嘗不知義見上下文蘇云未知當作未有不知說詳讓案未疑本之誤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蘇云使能上當脫尚賢二字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俊好則使之詩陳風月出篇俊人僚兮釋文云俊字又作姣好也畢云俊姣字假音說文云姣好也玉篇云姣音狡媚也俞云無故富貴義不可通無乃衍字故富貴者也不問其賢否而惟故富貴者是使則非尚賢之謂矣上文曰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此云親戚則使之是黨父兄矣故富貴面目俊好則使之是偏富貴而嬖

者酈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
相接以治若官是其證若與此同義說見上文 夫不能治
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
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小爾雅廣言云脩長
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
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
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
王云夫亦此也詒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
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人耳以下賢爲政而亂
者下賢下當有不使字
能之語而令挽之若吾言之謂也若吾言疑亦
當作吾若言 今王公大
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
本也且以尚賢爲政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
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暨年
猶云遠年案畢說未塙傳曰求

顏色矣後人不達故富貴之義而妄加無字殊失其旨下篇
同詒讓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羣書治要引同無假非
衍文俞說未塙無故疑當爲毋故毋貫古今字爾雅釋詁云
貫習也毋故猶言故舊舊習耳毋毋形近毋無音近毋三寫
成無遂不可通上文不言毋故者以毋故可賅於富貴之中
也韓非子孤憤篇云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
且習故舊注釋習故爲慣習故舊即此毋故之義呂氏春秋
求人篇亦云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
害之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
部云慧
儇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
同一例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若使之治國家則
此使不習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
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
當有之字 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
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
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齎高而祿厚故愛
其色而使之焉處若舊本到王云若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
當爲處若官者若官此官也言以處此官

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韋注云裨補
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蓋亦武之
謚蘇云伊訓云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與此略同詔讓案
伊訓僞孔傳云布求賢智使
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湯誓曰書敘云伊尹相湯伐桀
條之對作湯誓今湯誓無此
文僞古文撫此爲湯誥謬
傳云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孔疏云彝力猶
勉力也案說文力部云勷勷并力也勷勷之借字以治天下云
今書湯誥篇無
同心以下六字則此言聖
王字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
皆得其利道藏本作列說古者舜耕歷山
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史
記集解云鄭玄曰在河東
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
嬀汭二水出焉二說在今
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
山在沸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
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宮刻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
下多柞樹吳越之閒名柞爲櫪故曰歷山東鄙說異括地志
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

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
及鴈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
河瀕呂氏春秋愼人篇云陶於河濱高注云陶作瓦器史記
五帝本紀瀕亦作濱畢云此古濱字見說文史記集解
云皁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
濱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郎
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
得爲陶也舜之閒也斷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
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爲強也論讓案水經濟水注云陶丘
墨子以爲釜上也今檢勘全書無釜丘之文疑古本此文或
作陶釜漁雷澤史記五帝本紀同畢云太平御覽玉海引作
丘矣雷澤地理志河東郡有雷澤應劭曰澤在西
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
充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
澤亦云舜所漁也王云雷
澤本作濩澤此後人習聞舜漁雷
澤之事而以其所不知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
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
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于濩澤
郭璞曰今平陽濩澤縣是
也濩音護水經沁水注曰濩澤水
出濩澤城西白澗渠東逕
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
也初學記州郡部正文曲舜澤二
字注曰墨子曰舜漁于濩
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

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並作蔑澤是畢子自作蔑澤與他書作雷澤者不同蔑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譙嶢山下篇漁於雷澤亦後人所改 **堯得之服澤之陽** 服澤詳上篇 舉

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 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欲妊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往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爲官名非名也案孫子用閒篇云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卽小司馬所本也伊摯亦見楚辭雖緊天問二篇畢云莘漢書作薛玉篇有薛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修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炊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讀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 **親爲庖人** 周禮天官庖人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部陽非 鄭注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說文广部云庖廚也莊子庚桑楚篇云伊尹以脽人羹湯呂氏春秋本味篇作炊人胞

炊並庖之借字 **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築乎傅巖** 畢云庸史記索隱引作傭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殷氏六十里河西岸虞阪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詔讓案賈誼傳索隱引被作衣乎作於義並通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孔疏引馬融云高宗始命爲傅氏又鄭康成云得諸傅巖巖穴也爲古文說命云說爲氏說文髟部引書敘釋之云傅巖巖穴也爲古文說命云說築傅巖之野偽孔傳云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孔疏引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明以夢示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水經河水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傳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史記殷本紀傅巖作傅險音近字通 **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 國語楚語云武丁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韋注云公三公也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 **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

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
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
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
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
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
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
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
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
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
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
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

從而賊之賊舊本譌賤王云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尚同篇則
儒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天志篇上話天中話鬼下賊人非
厲之爲政乎天下兼萬民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
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
從而利之愛利與憎賊正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
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
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案王說是也今據正又率天下
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賊舊本亦譌賤王云賤亦當爲
賊傲當爲殺說文敎字本作斆
殺字古文作𣪊二形相似故誤爲敎又誤爲傲耳墨子多古
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
侮鬼賊殺萬民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
尊天事鬼愛利萬民亦相反法儀篇曰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共利人多桀紂幽厲兼
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知賤傲爲賊殺
之誤魯問篇賊敎百姓太平御覽兵部七十七引賊是故天
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
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

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大戴禮記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史記夏本紀云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厤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蓋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舛異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與漢志同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以鯀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則又以鯀爲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之世繫亦同其年代也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殺也楚辭天問云永遏在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共罪也案此刑亦長放鯀於羽山史記五帝本紀並云殛鯀於羽山晉語韋注云殛放而謂放故下云乃熱照無有及也山海經云殺鯀於羽郊郊亦謂鯀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詁讓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乃熱照無有及也畢云

言其罪積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詁讓案此似言溺四之日月所不照畢說殊繆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穆皐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書敘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書釋文引馬融云清問清訊也僞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孔疏引鄭康成說亦以此皇帝爲堯畢云孔書作鰥寡有辭于苗曰羣后之肆在下詁讓案肆正字作肆與逮聲類同古通用此肆即逮之假字僞孔傳孔書作逮孫星衍云說文云肆極陳也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常言非常明察詁讓案明明謂明顯有明德之人不常猶言立賢無方也書作棐者匪之假字匪不義同畢說得之僞孔傳云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非經義孫說亦非鰥寡不盖僞孔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德威維威畢云孔書作畏詁讓案維孔書作惟下同禮記表記引甫刑二畏字亦並作威與此同德明維明僞孔傳云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表記鄭注云德所威則人

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乃名三后名命通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畢云孔書名作命

恤功於民僞孔傳云堯命伯夷降典哲民維刑書釋文引馬融云折憂功於民三若憂也王引之云折之言制也折正字哲借字畢云孔書哲作折詁義案僞孔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漢書刑法志引折作摺摺哲字同與此書合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僞孔傳云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

稷隆播種隆畢本依呂刑改爲降王云古者降與隆通不煩改字非攻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亦以隆爲降喪服小記注以不貳降字誤作貳降釋文降一本作隆荀子賦篇皇天降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依稷降於天晉劉本作依烈隆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讀如厖降之降是隆降古同聲故隆字亦通作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史記司馬相如傳業隆於繩武漢書隆作降淮南泰族篇攻不待衝降而扳衝降即衝隆詁義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

農殖嘉穀僞孔傳云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勉也殖

者文選藉田賦注引蒼頡篇云種也三后成功維假於民畢案孫說是也王念孫劉逢祿說同

假一本作殷詁讓案僞孔傳云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此作假蓋與暇通士冠禮釋

文云暇本或作假爾雅釋詁云暇大也禮記郊特牲云暇長也說文古部云暇大遠也雒誥於民言其功施於民者大且遠下文所謂萬民被其利也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墨子亦作假則宋本固如是今本或作殷乃據孔書改非其舊也

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

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畢云鄉讀如向詁讓案鄉當讀爲言明鬼下篇云帝享女不據改

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

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窕舊本誤窕畢云一本作窕非王篇亦云大用之治天下不窕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也不窕今本亦誤窕與此正同說詳尉同中篇

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収部云丞翊也从卩从収从山山高奉承之義若山之丞亦言如山之高也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常猶言保守也詩魯頌閟宮篇魯邦是常鄭箋

云常守也俞云此文疑有錯誤當云聖人之德昭於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蓋首四句下普隔句爲韻中二句承崩末三句光明常皆每句協韻昭於天下句傳寫脫去而誤補於若地之普下則首二句無韻矣又增其有也三虛字則非頌體矣既云若地之普又云若地之固重複無義故知其錯誤也

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以脩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勇者可令埴

固畢云埴訓黏土堅牢之意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

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親士篇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

挾震威彊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

此家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辭傾者者當爲諸之省也古書田盼傳欲以傾諸將相顏注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民之死亦言驅民使必死以相傾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

而所憎屢至畢云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婁皆訓數自古及今未有嘗

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衍字今大人欲王天下正

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爲政之

本也政上舊本挩爲字王據上文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賞當爲嘗嘗試也此句爲下文發端書中嘗字多譌爲賞詳尚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

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善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

畢本毋改毋云毋同儛下同案說詳中篇 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畢校非也毋語詞說詳中篇 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以爲政於天下 畢云大一本作夫

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 畢云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陳壽祺說同王云可而猶可以也下文曰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民與此文同一例諮議案王說是也尚同下篇云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下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上句作可以下二句並作可而可證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 士於字舊本挩今據羣書治要增與下文合 何以知其然乎 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牢之獄必索良工使治之 無疑當爲毋下同詳中篇 面目美好者實知其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使制之 治要作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不能殺必索良工使殺之 畢云同材 面目美好者實知其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 無疑當爲毋下同詳中篇 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 罷治要作疲下同案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管子小匡篇作疲馬尹知章注云疲謂瘦也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 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寬以茶若是者爲之危弓 必索良工使張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 實治要作誠 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

則不然逮至治要作至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親疑並當作視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治要無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訛讓案道藏本季本並有此譬猶瘖者而使爲行人說文疒部云瘖不能言也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當作菆澤說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恒山之陽洪云灰當是販字之譌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段字販從反聲古文以聲爲主故止作反也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畢云僕僕也女

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僕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非以爲僕也說文僕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呂伊尹侁女侁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侁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侁字罕見唯墨子書有之而字形與僕相似因譌而爲僕淮南時則篇其曲梘筥筐今本梘作撰誤與此同俞云師當爲私聲之誤僕猶臣也禮記禮運篇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臣僕一也私僕猶曰私臣中篇曰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案王說近是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畢云書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諸川諸讓案虞虢界近南河距北海絕遠墨子尸子說蓋與漢晉以後地理家異圜土之上畢云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賃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諸讓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傅說之胥靡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圜土謂獄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者閔於出之釋名釋宮室云獄又謂之圜土言築土表牆其形圜也月令孔疏引鄭記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案周以圜土爲繫治罷民之獄據此書則殷時已有圜土之名不自周始矣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

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作唯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下而猶以也畢云而同能非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爾雅釋器云雕謂之琢韓非子大體篇云至安之世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孔書作吁詒讓案僞孔傳云吁歎也釋文引馬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來有國有土孔傳云有國土諸侯畢云周本紀亦作國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詒讓案史記祥孔傳云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周禮大宰大司寇鄭注引並作詳後漢書劉愷傳季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此訟疑即詳之譌在今而安百姓畢云孔書無女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畢云孔書女字作何擇非人

王引之云言當爲否篆書否字作否言字作否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吾言字或作吾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何敬作刑何度非及非否不並同義段玉裁云言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乎家上苗民何擇非吉人乎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家上苗民何擇非吉人乎家王說是也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之則墨子訓不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慮其不能遂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畢云豎距字假音睎夫聖武知人畢云睎詞猶嗚呼也睎疑當從目蘇云睎當從口作晞晞夫嘆望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羣于王所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之舊本譌言王云言當爲之今天下之士

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章書言與之相似故之譌爲言詒讓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畢云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言如此乃得生生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論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之推家訓音辭篇引葛洪字苑云焉字訓何訓安音於虔反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舊本挩此八字王據上下文補

今從之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而能者也使不知辯舊本挩知字今據道藏本補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躄瘖聾暴爲桀紂不加失也說文此部云躄人不能行也呂氏春秋盡數篇高注云躄不能行也躄卽躃之或體躃瘖聾皆癈疾不宜與暴並舉且荀子非相篇亦云聾瞽惡疾暴如桀紂長巨姣美則必無此諸疾疑聾下挩一字下暴爲桀紂自爲句爲又如之譌二字艸書相近躄瘖聾言其有惡行也又案惡疾暴如桀紂言其有惡疾暴如桀紂暴字耕柱篇亦云聾瞽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王云故乃攻字之譌攻故字相似又涉上文無故富貴而譌攻卽功字也無罪對文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心解體畢云攸一本作放詒讓案攸與悠通言悠忽也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悠忽游蕩輕物也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垂義不可通宋云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離死餘則不以相分與共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此以下六句卽舍力遺利

隱謀之事而不相勞來也爾雅釋詁云勞來勤也孟子滕文公篇云勞之來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說文力部云勑勞也勞來即勞勑也 腐臭餘財舉云臭腐省文而不相分資戰國策齊策高誘注云資與也莊子大宗師篇郭象注云資者給濟之謂隱慝良道尚同上中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即匿也 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亂者不得治舊本挩此十二字王據上文補今從之 是故昔者堯有推而上之以王云此五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蓋涉上文推而上之而衍 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此即上文所謂伊尹爲有莘氏女師僕也墨辭天問云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注云小臣謂伊尹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湯師小臣高注云小臣謂伊尹也 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娶於散宜氏之女散宜氏蓋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具百朋立

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贖伯邑考而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云漸漬也 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詒讓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孔傳云米食曰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 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 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